

张承志

张承志作品系列

卷三·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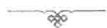
金牧场

张承志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卷三·长篇小说



金牧场

张承志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承志作品系列.第3卷,长篇小说/张承志 著.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14.4

ISBN 978-7-5060-7350-9

I. ①张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②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55231号

张承志作品系列:卷三·长篇小说

(ZHANGCHENGZHI ZUOPIN XILIE JUANSAN CHANGPIAN XIAOSHUO)

作 者:张承志

策 划 人:张 杰

产品经理:王丽娜

责任编辑:姬 利 王丽娜

责任审读:刘越难

书籍设计:张志伟 纸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统 筹:吴玉萍

责任营销:王莉莉 010-64258071

出 版: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邮政编码:100706

印 刷: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版 次:2014年7月第1版

印 次: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—6000册

开 本: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 张:14.5

字 数:337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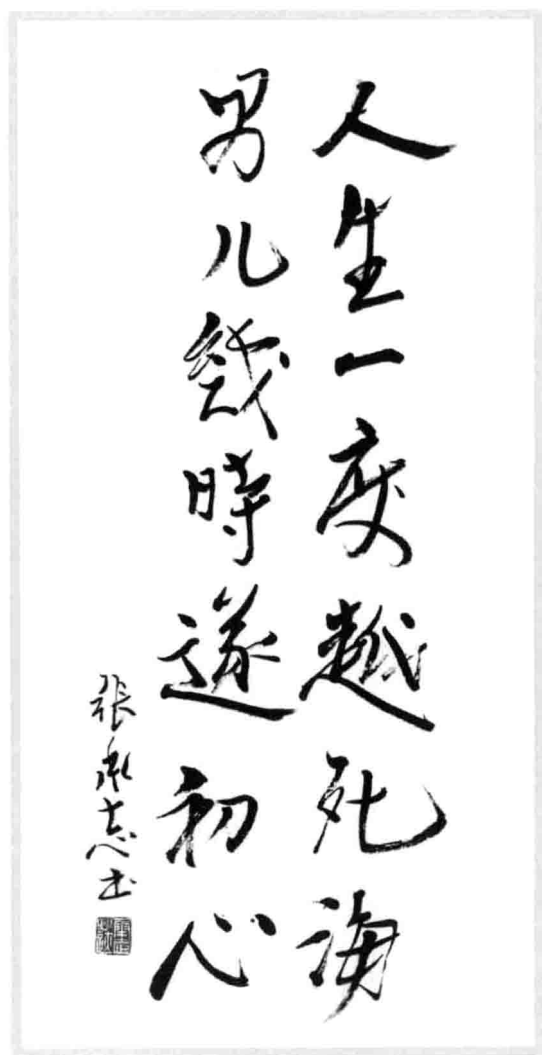
书 号:ISBN 978-7-5060-7350-9

定 价:54.00元

发行电话:(010)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

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电话:(010)64258029



书法《越过死海》 2013 年

目 录

上 篇

第一章 002

第二章 037

第三章 077

—

第四章 115

—

第五章 152

下 篇

第六章 200

—

第七章 250

— —

第八章 302

—

第九章 352

第十章 396

附录一 《金牧场》部分蒙语词汇的拉丁转写 435

附录二 张承志著作集目录 437

附录三 张承志文学创作年表 442

金牧场

兔

上篇

一



第一章



生命，也许是宇宙之间唯一应该受到崇拜的因素，生命的孕育、诞生和显示本质是一种无比激动人心的过程。生命像音乐和画面一样暗自挟带着一种命定的声调或血色；当它遇到大潮的袭卷，当它听到号角的催促时，它会顿时抖擞，露出本质的绚烂和激昂。当然，这本质更可能是卑污、懦弱、乏味的；它的主人并无选择的可能。

我目击过这样一次生命的诞生——

马群里有一匹灰白寒碜的老骡马将要分娩。牧民B·T认为这匹将生的马驹应当是一匹如漆的黑驹。但是他的话无人相信，因为老骡马的皮色简直像一团肮脏的硝碱，像一堆沾着尘土的肠衣，那天的夜漆黑得不见马耳，灰骡马在一块箭草地上抽搐着卧倒了。

整整三天三夜，她在那里卧着，抽搐着嘶吼呻吟，那块箭草地磨成了秃沙滩。

第三天夜里又漆黑如墨，我蹲在地上手里牵着笼头，可是看不见自己牵的马。牧人B·T掏出一把尖刀子，挨着我也蹲下来。他那半扇车轮般的胸在“呼！呼！”地喘。他在黑暗中突然大声自语起来：

“喂——若是伤着你的前腿的不是你父亲红儿马而是我的刀，——那么跑不远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好心吗！喂——若是伤了你的后腿的不是你的母亲白骡马而是我的手——那么夺不了标的黑骏马能相信我是真心吗？”

我听得毛骨悚然。

我只记得那如漆的黑夜。

我什么也看不见。可是我看见了——只有我在旁边。我看见了一把攥紧的尖刀从那神秘的门户里插进去营救一个诞生。我看见了那衰累的骡马在痛苦和喜悦中抽搐呻吟——她的嘶声曾使我联想到一个真正的女人。我看见草潮屏息不语。我看见黑暗从四下潜来围护。牧人B·T最后大吼一声，一团湿淋淋黏糊糊的血块重重摔在我的膝上。我看见了一匹骏马的诞生，一个高贵的生命的诞生。

天亮了。

在喷薄的晨曦中，小马驹站了起来。我惊奇地不知所措。它浑身漆黑，如烟似墨。

“你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它是黑马呢？”

牧人B·T说，因为它的母亲在诞生时，也就是说，灰白骡马在还是匹马驹子的时候，曾经是这种高贵的黑颜色。

原来，色彩就和音符一样，早在诞生之前，它早已藏在精血之中，注定了本质和命运。因此，应当承认生命就是希望。应当说，卑鄙和庸俗不该得意过早，不该误认为它们已经成功地消灭了高尚和真纯。伪装也同样不能持久，因为时间像一条长河在滔滔冲刷，卑鄙者、奸

商和俗棍不可能永远戴着教育家、诗人和战士的桂冠。在他们畅行无阻的生涯尽头，他们的后人将长久地感到羞辱。

我崇拜生命。

我崇拜高尚的生命的秘密，我崇拜这生命在降生、成长、战斗、伤残、牺牲时迸溅出的钢花焰火。我崇拜一个活灵灵的生命在崇山大河，在海洋和大陆上飘荡无定的自由。

J

可恶的尾翼一直遮挡着他的视线。他总得用劲扭过头来，从那块闪亮着红绿灯的巨大铝板的后侧眺望。可是舷窗外一片苍茫暮色，滚滚的云层平坦地铺向天际，使人心情更加不安。他记不清什么时候忘记了海洋，最初似乎他还曾经企图凭脑力判断下边的海域位置，但后来那平铺的细软云层替换了海洋。他也记不清什么时候又发现了陆地，他只觉得自己笨拙地转了一个念头，意识到自己已经飞临了一片异乡的领空。衬衫的硬领卡着脖颈，使他在转过头去从那垂直尾翼一侧眺望时，感到一点疼痛，但是他迟钝得也没有想到这就是疼痛。空中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在柔软的舱道上，她们用耳语悄声地和旅客交谈。我要和她们说几句，他强制自己想，从此刻就要开始习惯外国语思维。可是他又把头转向舷窗。那稳稳不动的巨大银色尾翼上漆着一只红色的姿态优雅的鹤。它撩起两翅，撩成一个优雅的圆。窗外的天空正迅速溶入夜色，视野里开始呈着深蓝。这是我第一次乘一架外国飞机，他想，它身上没有熟悉的国旗图案，它身上只有一只张圆双翅的红鹤。以前乘飞机前往新

疆和甘肃调查时，一眼瞥见那尾翼上的国旗时，他总是下意识地觉得脑海里飘过一声旋律。当时他没有注意，现在他想起来了。“起来！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，他微微一笑。可是此时此刻我乘坐的这架 DC-10 的尾翼上没有一块红膏药，没有太阳旗，他想，这里奇怪地漆着一只美丽的红仙鹤。

“……ですが，……ませんか？”

他吃了一惊。我没听懂，这是日语。他突然觉得紧张。那句没有听清的日语还满带着女性的音色和气声，使他头脑更迟钝。我没听懂这句日语，他飞快地想着，飞快中对自己咒了句粗话。他看见眼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空中小姐，正睁大着描蓝的眼睛直望着他。

“……tea，……Do you……？”

这次是英语，他想，用英语更完蛋。我只学过三个月英语。他的脑海中毫无必要地闪过一本许国璋第一册英语课本的封皮。他瞪着那空中美人，额上沁出了几粒汗。他费力地盯着她推着的一辆镀亮的车。

航空小姐窘住了，描蓝的大眼睛局促不安地眨闪。那辆镀亮的车上堆满着五光十色。他突然恍然大悟了。他在恍然大悟的一瞬间迅速地决定：不要免费饮料。

“对不起，威士忌。”他用低沉的英语突然开口了，接着用日语补充说：“加水威士忌。”

他轻轻地、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泡着一片柠檬的威士忌酒杯里，几块晶莹的冰块在轻轻击撞。主啊，他想，居然我还能讲得出。接着他啜了一口酒，回忆了一下刚才使用的那两句两种外语。那小姐迈着婀娜的步子走来。递过找回的零钱时她露出一个娇媚的表情。

他也向她露出一个大概是表示谢谢的表情。他喝了两口以后，又开始转过脸，凝视起舷窗外的景色来。

那是一句蕴含丰富的话。能听懂这句话、既不觉得这句话狂也不觉得这句话平淡的人，至少要经过一整套严格训练。刚刚认识第一个字母的时候，有过一种读破天书的快乐。然后就觉得沉浸在音乐之中。那语言遵守着严格的元音和谐律，每一句话都像是骑着一匹速度轻快步点均匀的马，又像是乘着一股灵巧飘摇的风一样好听。那是音乐，我尽管没能掌握它精通它，但我从认识第一个字母时就觉得自己沉入了一派悦耳的音乐。山脉从巴里坤开始向西逶迤绵延，伊犁河谷里又藏着巩乃斯、喀什、特克斯三条河谷。特克斯河谷应该说位于天山腹地的最深处，那条缓缓的绿绸般的河平静地浸着两岸茂盛的绿草。空气中水量充足，树叶上摇响着异乡情调，土壤黑油油地袒露着疯狂的生活欲望。唉，伊犁！……那是一座梯形的青砖墓，砖头已经很旧了。蒿草在黄土夯成的坟圈里摇曳，成排地一面墙般地摇曳，像是挥舞着密集的旗。枣红脸的杨阿訇在前面快步走着，高耸的密密蒿草夹着小道。抬起头来，炫目的阳光亮晶晶地在远近的山峦上闪烁。荒凉的山地啊，极目望去，满眼都是焦旱的土黄色。跟着杨阿訇走着，就像顺着蒿草丛中的小径走进了一个谜。那座秘不示人的墓深埋在蒿草丛中的一个土坟圈里，砖上斑驳的苔藓也是暗暗的黄色。随着这满眼满世界的焦旱的黄土山崩，一切都是暗暗的黄色，任烫人的阳光在上面闪烁着逞狂。苍凉悲壮的西海固，你使年轻人一刹那就成熟啦，你这无鱼的死海。

舷窗外面涌动的云层似乎在闪开着，他茫然盯着那云层，手里握着威士忌酒杯。云层在这个时分呈着一抹玫瑰色。他叹了一口气，从西服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来。点燃香烟的时候他觉得机舱里

隐隐起了一阵骚动。他吐出一口浓浓的烟雾，耳朵里微微鸣响着一个遥远又尖锐的声音。“从甘肃到土耳其，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。”他想起了那位灰白短发的老教授的一句话。那个空中小姐正婀娜地走来，她的深蓝色的呢裙服裹着一个丰满的曲线。耳朵里依然有个声音在鸣响着，微弱而清晰，尖锐又遥远。她站住了。他惶惑不解地看见她厚厚化妆的脸上又出现了那个娇媚的笑容。沉鱼落雁，他想，她这一笑简直可以沉鱼落雁，可以引起坠机事故。她还在笑着，但没有说话，两片鲜艳的红唇抿紧着。她朝他挥挥手臂，做了个姿势。他把头转向舷窗，外面的玫瑰色云层开始激烈地翻滚，有点像煮沸的粥。那片垂直立着的巨大尾翼上漆着一只鲜红的鹤；但是它遮住了视线，遮住了那片煮沸的粥的一半。他又转过脸来。空中小姐依然坚持着向他微笑，她又挥起那条深蓝色的漂亮手臂，于是他看见了一排亮着灯光的字：No Smoking！

他熄掉了烟。这时他在禁止吸烟的灯光牌旁又看到了“系好安全带”。机舱里还在骚动着，开始降落了，他想。但机舱里的骚动中闪着一张张兴奋惊叹的脸，他觉得那些脸都在向左舷慌慌张张地看。他赶紧把脸贴上椭圆形的小舷窗，他先是看见了那片煮沸了的玫瑰色云层，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座巨山。

煮沸的厚厚云层依偎着一座巨大的圆锥。飞机此刻正在缓缓地环绕着锥顶飘着。它通体都染着悦目的庄严的玫瑰色。原来在云层之上的高空里暮色像一派温柔的玫瑰，他惊奇地想。飞机在徐徐地庄严地盘旋，于是那座巨峰也缓慢地扭动着，无数条放射线般曳开的脊棱沉重又笔直。光线在改变着角度，那些岩石嶙峋的脊棱一忽儿呈着淡紫，一忽儿幻入铁黑。他觉得天穹里响起了一派圣乐，整

个天宇都默默地向着这座神奇的巨峰顶礼膜拜。他屏住了呼吸，他仿佛感觉到机舱里还在激动地骚动。DC-10 喷气式客机依然在盘旋着下降，耳里的尖锐鸣叫变成了持久的强压。他觉得耳膜里脑髓深处生出了一丝剧痛。那巨大的山峰还在扭转着，沉重地从云层里升起着，山体浑圆又匀称。天宇中空无他物，玫瑰般柔和的云海里，只有这座雄大浑圆的巨峰在愈变愈大，威严地充斥着世界。他觉得有一阵痉挛掠过全身，他知道，自己也和乘客们一起淹入了那阵骚动。衬衫的硬领卡得脖颈阵阵作疼，他一把扯开了领带。他在喘出一口轻松的气时，在暗亮的舷窗玻璃里看见了自己的面影。一双焦躁不安、野性毕露的眼睛正在暗淡的玻璃上直视着他。那双眼睛清澈真诚，那双眼睛电火灼灼。他盯着玻璃里的那双眼睛，心里觉得又充实了些。飞机继续下降着，他茫然地凝视着那座暮霭中的巨山。太雄伟了，他想，真没想到它这么雄伟。云海在天穹尽头化成了一片玫瑰色的苍茫，遮住了海洋和岛屿，遮住了正在靠近的机场和都市，像一片无人知晓的大陆，他望着那滚滚远去的云层想道，这片大陆上只有这座雄踞万物之上的山峰。他发现舱里的旅客们开始纷乱地站立起来，从空中小姐们手里接过一张张白纸。入境申报单，他猜道。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了。他也站立起来，束紧了领带，扯直了衣襟。他觉得黯淡的舷窗玻璃里映出了一个挺拔矫健的身影，英俊又坚毅。他轻轻地坐好，接过那位眼睛描蓝的小姐递过的白卡片时，他和她都露出了一个会心的微笑。

老教授搔着那头灰白的短发时，总是习惯地俯下头来。那颗头巨大而笨拙，使人滑稽地想到老教授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一定是个大头娃娃。“关键是语言。”他讲得自信；自信中甚至有一丝不容争辩和蛮不讲理。“这个地域，这个地域——你懂得这个地域有多

么辽阔多么复杂么？语言，中亚的关键。你要趁年轻懂得这一点。这个地域，这个地域，嘿，啧啧。”他摇晃着那颗灰白色的大脑袋沉默了，他仰在竹椅上，微微闭上了眼睛，那个灰白色的大脑袋在感叹地晃动着。

他也沉默了，安静地坐在一旁的小凳上。中午的寂寞中响着知了吱吱的干唱。阳光从肥硕的向日葵叶子中间倾泻下来，整个教授宅院沉入一片死寂。他静坐着，握着一本书。

“从甘肃到土耳其，所有的现代语我都懂。”那颗灰白的大脑袋突然睁开了一双眼睛，喃喃地说道。接着那颗灰白脑袋叹了口气，又恢复了沉默。

旅客们提起了手提物品，顺着柔软的地毯鱼贯地向舱门走去。剧烈的疼痛保持着高压，使双耳失去了听觉。他在走出舱门时没有看见那个会笑的空姐，他集中精力走着，在丧失听觉的状况下把皮鞋稳稳踩住蓝色的软地毯。他看见人们在互相露出笑容和牙齿，在无声无息地打着手势交谈。可是声音被滤去了，他只看见五光十色在闪幻，但他听不见声音。软绵绵的舒适的静寂包围着他，他努力握紧了手提箱，准确地踏稳蓝色的长地毯走向出口。那座巨峰和它四翼拖出的匀称的脊棱呈着柔和的玫瑰色，但是它实在太威严太雄大了，他想着，它简直像一个在荒野般的无人大陆上新生的巨人。他交出了护照和机票。穿米黄色制服和束白皮带的海关人员端详着护照上的国徽。他等待着，等海关人员抬起眼睛的时候他送过去一个坚定的眼神。他打开皮箱上的按锁，衣物上面放着的三瓶酒赫然映入眼帘。穿米黄制服的日本人戴着一双雪白的手套，抓起了一瓶精装的“特制伊犁大曲”。是茅台酒吗？米黄制服露出了一只金牙。他觉得他听见了茅台二字的发音，但这声音像蚊子嗡嗡一样缥